

筆記文選



筆記文選讀

著 湘 叔 呂

★ ★ ★

行 印 店 書 光 文

筆記文選讀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基本定價七元正

著者 呂叔湘

發行人 陸夢生

發行者 文光書局

總店：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分店：北京西單舊刑部街三號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上海 北京 瀋陽
漢口 廣州 重慶

一九五〇年一月三版（滬）

總 8003—27

語文3 (200P.) 3501—4500

葉序

一

青年們個個都捧着語文教本，可是不一定個個都想過語文教本是什麼東西，有什麼作用。通常以爲語文教本選的是些好篇章，人人必讀的，讀了這個，就吸盡了本國藝文的精華。讀起來又懷着一種神祕的想頭，只要一味的讀着，神智就會開朗起來，筆下就會暢達起來。這未免看得簡單了些。人人必讀的好篇章，判別的標準就不容易定：前些年許多專家給青年們開必讀書目，開出來幾乎各各不同，他們當然各有標準，但公同的標準不容易定，從此也可以見出。就說選的確是十足道地的好篇章，語文教本也不過是薄薄的小冊子，而以爲天下之道盡在於是，所見未免欠廣。再說「開卷有益」也只是句鼓勵人家的話；實際上，把篇章讀得爛熟，結果毫無所得，甚至把個頭腦讀糊塗了，這

樣的人古今都有；毫無所得是無益，把個頭腦讀糊塗了是非但無益，而且有害。所以，認為一味的讀具有魔法似的作用，未見得妥當。

語文教本只是些例子，從青年們現在或將來需要讀的同類的書中舉出來的例子；其意是說你如果能夠了解語文教本裏的這些篇章，也就大概能夠閱讀同類的書，不至於摸不着頭腦。所以語文教本不是個終點；從語文教本入手，目的却在閱讀種種的書。說到了解，就牽涉到能力的問題：能力的長進得靠訓練，能力的保持得靠熟習，其間都有個條理，步驟，總之不能馬馬虎虎一讀了之。所以語文教本需要「精讀」；並不是說旁的書就可以馬馬虎虎的讀，只是說在讀語文教本的時候，養成了精讀的能力，讀旁的書才不至於馬馬虎虎。精讀的條理，步驟，讀得多了，決不會全沒悟出；但如果經人指導，使那領悟直捷而且周徧，自然更好。語文教本所以要待老師來教，就在於此。老師不是來「講書」的，尤其不是來「逐句逐句的翻」，把文言翻為白話，把白話翻為另一個說法的白話的；他的任務在指導學生們精讀，見不到處，給他們點明，容易忽略處，給他們

指出，需要參證比較處，給他們提示，當然，遇到實在摸不明白處，還是給他們講解。——這一節說語文教本的性質跟作用。

這個認識很尋常，可是很關緊要。有了這個認識，就不會把語文教本扔在抽屜角裏，非不得已再也不翻一翻；也不會把語文教本認作唯一的寶貝，朝夜誦讀而外，不再涉及旁的書。你想，語文教本好比一個鎖鑰，用這個鎖鑰可以開發無限的庫藏——種種的書，你肯把他扔在抽屜角裏嗎？鎖鑰既已玩熟，老玩下去將覺乏味，必然要插入庫藏的鎖眼兒，把庫藏開開，才感滿足；於是你漸漸養成廣泛讀書的習慣。這樣，語文素養有了，讀書習慣有了，豈不是你一輩子的受用？

二

現在中學裏的語文教本，白話文言兼收；就材料說，從現代人的隨筆小說，以至經史子集，幾乎無所不包。這個風氣在十一二年間開始，到現在二十年，一直繼承下來。當時白話文運動迅速展開，大家認為白話與古文一樣，有在課內研讀的必要；於是白話

取得了編入教本的資格。至於無所不包，那是把「舉例」的意思推廣到極端的辦法；譬如說，桌子上放着幾十樣好菜，教本就從每一樣裏夾一筷子，舀一調羹，教你都嘗一點兒。這種編輯方法並不是絕無可商之處的。前一篇彭端淑的「爲學」，後一篇朱自清的「背影」，前一篇孟子的「魚我所欲也章」，後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無論就情趣上文字上看，顯得多麼不調和。不調和還沒有什麼，最討厭的是讀過一篇讀下一篇，得準備另外一副心思；心思時常轉換，印入就難得深切。再說經史百家都來一點，因受時代的限制，無論編輯人怎樣嚴守「切合現代生活」的標準，總不免選入一些篇章，讓青年們覺得格格不入。例如墨子的「非攻」，王粲的「登樓賦」，韓愈的「原毀」，歐陽修的「朋黨論」，這些東西並沒有什麼深文大義，青年們也很容易了解；可是只認爲古人說過的一番話，要沉浸其中，心領神會，就未必能辦到。如果這類篇章所佔成分不少，那麼，原來的每樣都嘗一點兒的好意，反而得了每樣都只是淺嘗的劣果。但是人總喜歡在走熟了的路上走，二十年來，教本出了不知多少種，都繼承着十一

二年間的規模，並無改革。

然而改革的議論也並不是沒有。有人主張把現代白話跟文言分開來教，作爲兩種課程，使用兩種教本。他們以爲現代白話雖然不少承襲文言的地方，二者並非截然無關的兩個系統，但現代白話跟普通文言的差異，比起普通文言跟古文的差異來，還多得多；無論普通文言或荒遠的古文，不問在寫作的當時上口不上口，在現今看，總之可以包括成一大類，叫做古文；而現代白話是現代上口的語言，又成一類。這兩類在理法上差異很多，在表達上也大不一樣，要分開來學習才可以精熟，不然就夾七夾八，難免糊塗；兩相比較當然是需要的，但須待分頭弄清楚了才能比較，開頭就混合在一起，不分辨什麼是什麼，比較也只是徒勞。這個主張着眼在學習的精熟，見到白話文言混合學習，結果兩樣都不易精熟，就想法改革。效果如何雖還不得而知，值得試辦却是無疑的。

關於語文教本的選材，也有人主張須在內容跟形式兩方面找出些條件來做取捨的標準。內容方面，大概可以憑背景的親近不親近，需要的迫切不迫切，頭緒的簡明不簡明

這幾個條件；形式方面，大概可以憑需要的迫切不迫切，結構的普通不普通，規律的簡單不簡單這幾個條件。這就跟每樣都嘗一點兒的辦法不一樣；每樣都嘗一點兒的辦法是只問好菜，這個辦法卻顧到吃的人的脾胃，顧到他的真實得到營養。上下古今汎覽一陣子，在要求博通的人自然是好，但在語文課程裏是不是也該如此，確是個疑問。着眼在背景，頭緒，需要，結構，規律等等方面，也許可以使學習的人受用得多吧。而這樣的着眼，必然有若干篇章，雖屬好菜，可不在入選之列。這當然也值得試辦。

三

呂叔湘先生這部「筆記文選讀」就是按照以上主張試辦的語文教本。專選文言，爲的是希望讀者學習文言，達到精熟的地步。文言之中選筆記，筆記之中又專選寫人情、述物理，記一時的諧謔，敍一地之風土，那些跟實際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爲的是內容富於興味，風格又比較樸實而自然，希望讀者能完全消化，真實得到營養。沒經過試用，效果如何不敢說。假如有些有心的老師，採取這個本子好好的教他們的學生，或者

有些有志的青年，採取這個本子認真的自己研讀，那成績是好是壞（好就是說比較白話文言混合學習的時候，文言的程度見得高強，壞就是說見得不如），就可以判定這個本子的效果是正是負；同時也約略可以判定有了二十年傳統的語文教本需要不需要改革。

對於文字寫成的篇章，一般人心目中都有普通文跟文學作品的分別。若問什麼是普通文，什麼是文學作品，似乎又不容易說清楚。現在且不談這個，單就人生實用上說，一個人不一定要寫一般人心目中的文學作品，可必須寫一般人心目中的普通文。看見什麼，聽見什麼，記得下來，想到什麼，悟到什麼，寫得出來，只要寫記的大致不走樣，文字方面沒有毛病，給人家看可以了了，這樣一個人在寫作方面也就很可以滿足了。這些正是普通文；按體來說，又多半是記敘文。除非對宇宙人生有所覺解，像老子，人不會想寫一部「道德經」，除非身處政界，感觸很多，意欲有所勸懲，像歐陽修，人不會想寫一篇「朋黨論」；這兒且不問「道德經」跟「朋黨論」是普通文還是文學作品，總之可見論說文跟著述文，在多數人是不大寫的。給多數人預備語文教本，一半總帶着供

給寫作範式的意思，那自然該多選記敘文，少選論說文跟著述文，甚至於完全不選。呂先生這個選本，取材以筆記爲範圍，幾乎全是記敘文，對於讀者日常寫作，該會有不少幫助。在閱讀的當兒，同時歷練觀察的方法，安排的層次，印象的把握，情趣的表出，這些逐漸到家，就達到什麼都記得下來，什麼都寫得出來的境地。並且，這些跟白話文言不生關係，從這兒歷練，對於白話的寫作同樣的有好處。

這個選本有呂先生寫的「注釋與討論」，這是所謂指導工作，屬於老師分內的事兒。通行的語文教本也有加入這一部分的，可是平心的說，並非阿其所好，呂先生的才真做到了「指導」。他用心那麼精密，認定他在指導讀者「讀文言」，處處不放鬆；他使讀者不但得到了解，並且觀其會通。在現代青年，文言到底是一種比較生疏的語言，不經這樣仔細咬嚼，是很難弄通的。他的指導又往往從所讀的篇章出發，教讀者想開去，或者自身體驗，或者旁求參證；這無關於文言不言，意在使讀者讀書，心胸常是活潑潑地，不至於只見有書，讓書拘束住了。願意讀者好好的利用這個本子。 葉聖陶。

序

我編輯這本書的動機是要給初學文言的青年找點閱讀的資料。現行的國文教科書，因為受種種條件的拘束，所選的文言篇章對於學習者的興趣未免太少顧及。同時，教科書所選的多半出於專書或文集，風格以高古爲尙，是可以或應該讀，但未必是可以或應該模擬的。筆記作者不刻意爲文，只是遇有可寫，隨筆寫去，是「質勝」之文，風格較爲樸實而自然，於語體較近，學習起來比較容易。現代的青年倘若還有學着寫一點文言的需要，恐怕也還是這一路筆墨更加有些。我希望這本書在題材和文字兩方面都能略有補充和矯正的作用。

筆記文種類繁多，選錄的時候也大略定了個標準：搜神志異及傳奇小說之類不錄，

證經考史及詩話文評之類也不錄。前者不收，倒沒有什麼破除迷信的意思，只是覺得六朝志怪和唐人傳奇都可另作一選，並且已有更勝任的人做過。後者不取，是因為內容未必能為青年所欣賞，文字也大率板滯寡趣。所以結果所選的，或寫人情，或寫物理，或記一時之諧謔，或記一地之風土，多半是和實際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似乎也有幾分統一性。隨筆之文似乎也本來以此類為正體。

共收筆記九種，選錄近百則。每篇之後略附注解，其中也許有詳略失當之處，那也是自來注家所不免。而於常見詞語之用法隨時提示，於生僻的詞語在字書中可一索而得者或竟置之不論，和舊時的箋注也有點不同。另附討論，除一部分和詞句的義蘊有關外，大率以引發讀者的經歷見聞和所讀文字相印證為宗旨，希望能幫助養成一種比較良好的讀書習慣。陸續寫得，即付國文雜誌補白，乘此集印單行之際，序其緣起如此。

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

呂叔湘。

三版跋

老學庵筆記選在國文雜誌發表的時候，有一位則凡先生寫信給雜誌編者，對於「不了事漢」一則補加解說，非常精到。這封信發表在國文雜誌的二卷四期上，筆記文選讀結集單行的時候我手頭恰巧缺少這一期，沒有來得及在注解裏採用。現在重印，雖有補正的機會，但改版費事，只能把則凡先生的原信摘鈔如次：

「了事」「不了事」本爲宋代成語……秦檜主議和，曾對主戰派說：「諸公皆分大名以去，某但欲了天下事耳。」他很自負這句話，並築一「了堂」，以詩爲記，有「欲了世緣那得了？」之句。見「東甌金石志」。所以王梅溪詩有「願借龍湫水，一洗了堂碑」等語。……所以施全刺秦不成，被刑於市，有人朗聲說「此不了事漢，不斬何爲！」也有雙關意思：一方面固然指刺秦不成爲不了事。同時也等於說「這個愛國軍人還不應該殺嗎！」聞者皆笑，因爲這話表面上罵施全，而實際上卻把秦檜罵得入骨三分，無話可辯……施全一案當時曾感動過許多人。朱熹說：「舉世無忠義氣，忽見施全身上發出來。」（見「瑯琊代醉篇」。）「野老記聞」亦曾

記施案。陸放翁自己是個愛國軍人，時時刻刻想領兵去打金人，所以他也特別同情施全。老學庵留此一則筆記，且以「不了事漢」爲標題，不是無因的。

鈔完這封信以後，除了感謝則厂先生而外，我只有一句話要說明：老學庵筆記原書沒有各則的標題，標題是我加上去的。世說新語，夢溪筆談，雞肋編，也都是如此。

三十八年三月，叔湘。

目錄

葉序

自序

世說新語

劉義慶

管寧割席……………二

顧榮施炙……………四

家無長物……………六

鄧艾口喫……………九

未能忘情……………一一

華王優劣……………三

阮裕焚車……………五

小時了了……………七

新亭對泣……………一〇

佳物得在……………一二

木猶如此……………一三

祖財阮屐……………一四

牛屋貴客……………一五

東廂坦腹……………一六

桓玄好縛人……………一七

牀頭捉刀人……………一八

雪夜訪戴……………一九

溫嶠娶婦……………二〇

王藍田性急……………二二

王藍田自制……………二三

國史補 李肇

兗公答參軍……………二六

王積薪聞碁……………二七

李廣有清德……………二八

劉頗償甕直……………二九

崔膺性狂率……………三〇

任迪簡呷醋……………三一

崔昭行賄事……………三三

王錡散貨財……………三四

故囚報李勉……………三五

僧薦重元閣……………三六